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十六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才女石评梅

李利荣
著



石评梅，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女诗人、女作家。她生命虽然短暂，但她追求进步、献身教育，并为五四新文化女性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。

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王灵善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26辑)

才女石评梅

李利荣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6 字数:300千字

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978-7-900434-80-7
G·110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钟声扬	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
郭双威	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
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
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书香传承 父母心珠	(1)
二、笃学奋进 才气初露	(4)
三、献身教育 名扬京华	(9)
四、力争女权 妇女喉舌	(17)
五、笔驰文坛 才华横溢	(24)
六、高石之恋 爱情绝唱	(38)
七、魂归陶然 梅芳千秋	(53)

引子

她是一位从古州平定走出的女性，家乡秀美的山川，底蕴深厚的文化，孕育和点亮了她的才情；她珍惜苍天赐与的聪灵，用青春的彩颜和生命的脂血，把知识的羽翼滋养和丰润；她笃学奋进，崭露头角于省城太原，被人们赞誉为“三晋才女”；她叛逆旧的传统，冲破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，勇敢地走出娘子关，象一枝凌霜傲雪的红梅，绽放于京华。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追求进步，献身教育，并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女性文学的开创做出显著贡献的先驱、诗人、女作家——石评梅。

一、书香传承 父母心珠

1902年9月20日（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农历八月十九日），石评梅诞生在山西省平定县城西门外大石头沟石家大院。

石氏家族敦厚仁慈、崇教尚书勤业，有“六堂储英”、“平定望族”的美称。据《石氏庙谱》记载：石评梅的六世祖石湛，字映寰，排行第八，幼时读书灵慧刻苦。成家后，他“勤慎节俭，辛苦备历”，于县城西门外兴土木营造新宅，举家从较偏僻的小河村（今属阳泉市郊区）迁至县城。足

见当时评梅六世祖思想开化有见识。又据清光绪八年(1882年)《平定州志》记载：石湛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，在小河村创建义塾，捐石窑二孔，瓦屋三间，地十余亩，延聘教师，为求读的学童授课，因此，得到官署的表彰和乡亲们的美誉。

石评梅父亲石铭，字鼎臣，为六世祖石湛的后代，系石氏第十二代世孙，按人们通常一世(代)30年的计算方法，传至石铭，已在县城西门外栖居近200年的历史。挂在石家大门楼上“六堂储英”的牌匾光耀门庭，代代沿袭着崇尚读书的门风。石评梅的父亲，在26岁时(光绪八年)也考取壬午科榜元，成为清末的一个举人。且因石铭生性耿直豁达，不阿奉谄，所以在官场上只是个候补知县，后来总算做了10多年文水、赵城的儒学教官。

石评梅出生那年，石铭已经46岁。此前石铭曾娶过两房，均已过世。嫡妻姓苗，留有一子，取名汝璜，乳名宝珠。评梅的母亲李棠妮，是石铭的三续弦，平定上城人，系书香门第之女，其父曾任滋维知县。生评梅时李氏刚过而立之年。夫妇俩喜得“千金”，心里很是甜美，尤其石铭中年得女，更有几分惬意，所以把评梅捧若心上明珠，斟酌再三，便给评梅(此名系评梅自取，因喜梅之高洁)取学名汝璧，乳名元珠。

石评梅的父亲，虽是封建文人，但思想不俗，为人慈善。当评梅出生一个月后，评梅的祖母去世。翌年，石评梅的父亲便应朋友之邀，离家赴太原山西大学堂供职。1904年，3岁的石评梅和母亲也即移居太原，和父亲生活在一

起。

石铭是官场过来人，虽官职不大，为官时间也不长，但他深谙官场的一些是非曲折和明争暗斗，因此他更趋向于读书做学问。所以有了石评梅以后，他并不因是女孩而重男轻女，而是象爱他的儿子汝璜一样，倍加关爱石评梅，一心从小就好生教养，希望她将来学有所长，才有所成。因此，从评梅的童年开始，石铭便以严父的角色，通过身教和言教影响着评梅。每天工作之余，不顾身体疲累，回到家便是教评梅识字或背诵经典篇章。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到《幼学琼林》，成了石评梅的启蒙读本；有时没认熟或未背诵下来，虽已夜深，也不许评梅去睡。这时母亲常伴在身边，等到念熟了才护着评梅一块去睡。到了读小学的时候，父亲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，每天对石评梅进行严格的教读；同时父亲也从未放松对她的管教，除一丝不苟地检查课业外，还要教她读四书五经、诗词歌赋，并不时地指导石评梅按照欧、柳等书体进行书法描红。评梅有绘画的兴趣，父亲也甚好绘画，所以有时也指点石评梅做些绘画练习，梅兰竹菊、花草虫鸟，常是石评梅笔下练习的对象。后来，石评梅提及父亲时深情地说：“我生平认为最幸福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有思想新颖的父亲……”又说：“他不仅是我慈爱的父亲，并且是我生平最感戴的知己。”

母亲的关爱自是别于父亲，从评梅咿呀学语到度过童年，母亲用她宽敞的胸怀和温情的抚慰，为评梅撑开一片健康成长的天空。她深怕评梅受到委屈和伤害，无微不至

关怀到生活的每个细节。评梅有段话是这样说给母亲的：“一到灯光辉煌的时候，母亲怕我孤寂，就坐到我的小竹床上，用很软绵的爱手抚着我的散发，谈许多故事给我听。当我每次由睡梦中哭着醒来的时候，母亲准在我旁边安慰我。”

正是有了严父慈母这种书香家庭既严格又温馨、既不苟又宽慰的早期良好教育，加之石评梅的天资聪颖和勤学好进，才使这块“璧”、这颗“珠”后来耀亮出璀璨夺目的光彩。

二、笃学奋进 才气初露

1910年秋，石铭携夫人和8岁的女儿石评梅，从太原回到家乡平定，为儿子石汝璜操办婚事。不久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山西太原革命起义告急，同时波及到山城平定。石铭一家一直滞留到1913年。这年又受太原朋友之邀，石铭携全家再度赴省城工作。

清朝覆亡，刚刚进入民国的太原，气氛倒也自由宽松了许多，学校均已恢复正常，并且条件略有改善。石铭安顿一家住下后，便将石评梅送入太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补习班补习，准备投考太原女子师范。在补习班的一年里，石评梅在学校和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一起上课，一起玩耍，精神比在家活跃多了。到晚上放学回来，父亲仍然指导她背诵四书五经，象以前一样并未有过轻松。

1914年秋天，石评梅结束了在太原女师附小的补习，以优异的入学考试成绩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预科，被录为公费生，享受高才生的待遇，吃、穿、书本、文具均由校方负担。

太原女师是当时山西省的女子最高学府，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地前来就读的优秀女学子。石评梅从入学到1919年7月毕业，在这所学校度过了她近五年的中学时光。

在师生眼里，石评梅是位有才气的女生。初入女师，她平平常常，穿着也很朴素，多数情况穿一身校服，梳着两条长辫，显得恬静而温和。对待课业，石评梅从不迁就自己，从小熏陶了一种刻苦的精神，务求学好学懂。她本来不太喜欢数学，学得也不怎么样，但她总是主动找老师去补课，深怕落在后头。而对国文她是深爱有加，特别对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，读起来常常废寝忘食。许多篇章她都能朗朗背诵并讲给同学们。按照学校规定，到晚上九点敲钟学生必须熄灯就寝。学校还专派女学监查房，一旦发现不熄灯的，第二天就要停课，甚至罚站。石评梅和同宿舍的女生，有时作业没做起，或借到喜爱的文学书籍，这时便抖开被子，遮严窗户，悄悄地去完成作业或尽兴阅读。石评梅这种贪婪阅读的精神，让她涉猎了许多古典名著、稗官野史和笔记传奇，既丰富了思想，又开阔了眼界，还提高了她的写作功底。所以在国文课上写作文，石评梅总是一挥而就，才思喷涌，文笔流畅，妙语连珠，倍受国文课何老师的器重。自然石评梅的作文，也就常常被贴在教室的走廊上让同学们赏读。至于其他科的成绩如“修身”、

“教育概论”、“心理学”、“英文”、“乐歌”、“图画”等，石评梅也都学得很好，考试总是名列前茅。时间一长，“才女”的名声便传遍了女师校园。

石评梅不仅功课优异，而且兴趣广泛。她的书法好，写得一手潇洒不羁、柔中见刚的毛笔字。有一次父亲依据东方朔的故事，画了一幅赤脚老翁衔桃图，挂在正房的中堂，评梅看见，兴致所至，便在画的空白处，龙蛇大草，为父亲的画题下一诗：“我乃上方一老仙，东方几次窃桃还，想因王母朝天去，白鹤仙童树下眠。”父亲看见，不仅没有生气，还连加赞赏。父女的画配诗，竟然传为趣谈。有一年，评梅在平定，女友张金荷的妈妈，善剪窗花，剪得一幅红梅，枝干遒劲、花瓣怒放，十分诱人，评梅当场要得纸砚，为这幅剪纸题记：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梅俗了人，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娟秀端庄的楷书，活灵活现的剪纸，相得益彰，令女友高兴得直拍手。

石评梅绘画也不错。她喜欢清新淡雅、灵秀质朴的画风，更喜欢用画笔潜心直意去描摹梅花的傲骨凜然，以寄托心志。有一年的正月，石评梅精心构思，工笔重彩，画了四幅梅屏挂在东屋墙上。亲眼见过梅屏的好友张金荷回忆说：“红梅突兀峥嵘，坚毅不拔之情附于俏丽坚贞、形神俊逸的枝干上，红得可爱，红得艳眼，红得光彩照人。”一些看过这梅屏的年长人，也都连声赞好。

评梅口齿伶俐，音乐天赋也不逊色，是师生公认的活跃分子。每逢学校开会或者举行文艺演出，常常是评梅担当主持，或者参与演出其中。她能很娴熟地弹风琴、吹箫

和跳舞。在《同窗学友话评梅》一文中，学友陈家珍回忆说：“在学校的联谊会上，她弹着风琴，学生们唱歌……。是女生们最欢快的时刻。评梅弹起风琴，姿态优雅，显出了少女特有的风韵，连我这个同乡的姐姐，也觉得为她骄傲。”石评梅各方面显露出的才艺和才气，让她的名声很快从校园传到社会上，许多人都知道，太原女师出了个很有才气的石评梅。

石评梅不是死读书的人，她能钻进书本，也能走出书本。她思想求新求进，在青春的心灵里潜意识地萌动着一种助推社会前进的努力。在未入女师前，有一天，评梅听说推翻满清王朝的孙中山来到太原，在海子边举行演讲。她怀着仰慕崇敬的心情，挤在人群的后边，目睹和聆听了这位伟人的风采和讲话。尽管那时还不能全理解，但在她童年的心里已埋下了一颗正义的种子。进入女师，多数是女性，清规戒律很多，寥寥的数名男教员，也多是花甲先生。他们固守旧的传统，讲课只盯着书本，走路不左顾右盼；而对于女生，则有森严的校规，学校专门设有女监，任何“越轨”的举动，一旦发现，学生都会受到责罚，甚至开除学籍。石评梅对此自有看法，每到晚上，便成了她和同宿舍女生谈论的话题，“有时讥笑古板的白须老先生，有时咒骂几句假装正经的凶狠女监，有时为某个女生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悲愤，有时对校内无理处罚学生而不平。”有一次，山西督军阎锡山夫人来太原女师视察，在学校礼堂大讲“德、言、工、容”等束缚女性的封建礼教那一套，石评梅与许多同学听不入耳，便故意交头接耳，唧唧喳喳，一时

礼堂秩序大乱，让阎夫人甚感没趣，气得嚷嚷着要退出礼堂。校方看到触怒了阎夫人，诚惶诚恐，把学生们狠狠训斥了一顿。
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前夕，北京这座政治、文化中心都城，各种激进的思想象潮水汹涌，各种激进的社团如雨后春笋，省城太原直接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冲击。这时，在石评梅的书包里，常装着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晨报》之类的报刊，她从这些报刊中，采觅着她所关心的社会时事和新鲜思想，其中许多文章让她“赤血搏动”，渗透和影响着她的敏感的思维。她的反封建礼教思想，破除迷信的思想，以及是非善恶的认识，都在不断地升华。她懂得了“‘菩萨’也不必去爱，‘将军’也无须去怕”，“他们都是一堆泥土塑成的像”；甚至在她假期回乡之际，常召来儿时的女友，讲给她们“如今是民国共和，解放女性的年代了”，要上学读书，要象太原的女生那样提高自己；她还常组织女友们在自家院里跑步做操，并给女友们讲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。当震撼中外的“五四”反帝爱国斗争风暴从北京席卷到整个中国的时候，1919年5月7日，山西的爱国学生也闻风而起，立即成立了太原市大中学校联合会，组织爱国学生罢课、集会、游行示威。但是，太原女师严令学生参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评梅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，为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行动，要求到社会上参加活动，“多次和学监及门卫发生口角”；校方不批准，她们就在校内写文章，在走廊上张贴，并编辑出刊油印小报，积极宣传“五四”精神。评梅和同学们的正义举动，激怒了校方当局。因为评梅是风

潮中的骨干，学校要开除她的学籍，但终因惜其才，加之老师的说情，才免遭处分。

1919年7月，17岁的石评梅，以优异的成绩，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。后来当她回忆起在太原女师读书、生活的这段时光，她用“天真烂漫”、“赤血搏动”、“光亮洁白”、“奥妙圣洁”来形容她的心境和感受，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一个时期。

三、献身教育 名扬京华

1919年7月，山城平定暑热难耐，石评梅的心境也很不平静。在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之后，她不舍地告别了养育和支持着她的双亲，告别了给她灵秀和才气的美丽山城，只身负笈来到京城，准备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这所人才荟萃、全国女界教育的最高学府，是培养优秀师资的重要阵地。评梅曾经说过：“要为神圣的教育事业而献身”。她从太原女师附小、太原女师到北京女高师，一步步走来，一级级攀升，都在朝着教育这个方向和目标而迈进，也在固结和升华她从教的信念和志向。评梅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女师大国文科的，恰好这年文科不招生，数理科评梅又不愿意，在进退两难之时，评梅经过认真冷静的思考，选择报考了北京女高师体育科。其理由是：自己国文基础好，不入国文科也可自学深造；选择体育科，能多学一种技能，还可强健自己柔弱的身体，同

时，当时女子学体育的又极少。经考试，评梅被录取为女高师体育科第1班学生。她的恩师林砺儒校长后来称赞说：“以一个19岁的女青年，能够这样自己打主意，这就是不凡。”

1919年9月到1923年6月，是石评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深造的四年，也是她生活、思想、情感乃至事业，经历着特殊变化而呈现出丰富人生的重要开端。虽然她有过的短暂的彷徨和迷惘，但更多的是她从思想的交锋和现实的磨砺中挺立而坚强了起来，这对一个刚20岁左右的女子来说，确是难能可贵和非凡奇峻的。

她满腔热忱地置身于女高师怀抱，以青春火热般的激情，感受着校园里科学与民主的浓厚氛围，领悟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潮流。当时，女高师的校长是许寿裳先生，这是位博学多才、思想进步、作风正派、爱才如子的学者型教育家。在他任校长期间，不仅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，而且还经常聘请知名的进步学者、教授到学校讲学，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。其中李大钊、鲁迅就是两位影响力最大的人物。1920年夏，当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应邀在女高师讲授《社会学》和《女权运动史》，石评梅十分关切这样的讲座，所以每场必到，认真领会，悉心记录，令评梅思想豁达。她十分敬仰李大钊先生，尊称李大钊先生是她的启蒙老师，后来结下亲密的师生之谊。

石评梅没有忘记父母的殷切期盼，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，她矢志“以健康之精神，做伟大之事业”。所以，她刻苦认真地学习每门课业，特别是新接触到的体育专业知识，

即使是体操和球类的技能体能训练，也不因自己体弱而敷衍做作，她认为这正是强健体魄和锻炼意志的好机会，不然将来何以能胜任体育教师呢？同时，评梅还一如既往酷爱文学，从女高师这所最高学府为她提供的丰富文学藏书里，开拓了她更广阔的文学视野。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，或者是最具影响力的现时报刊杂志，石评梅都如饥似渴、废寝忘食地阅读、乃至汲取其中的精华。这些都为她日后担当教育工作以及文学创作，夯实了基础。

石评梅是位关注社会，思想敏感，追求进步的热血女子。刚刚过去的“五四”运动，对中国思想界是个巨大的激荡。石评梅来到京华五四精神的发祥地，身临其境，不仅目睹而且接触到许多令她振奋或义愤的事情。当时，北京的进步知识青年，纷纷成立社团，议论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。1920年开始的几个月里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，北京大学的罗章龙、邓仲夏、高君宇等人，秘密成立了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、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”及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”等组织。就在这年的下半年，石评梅认识了高君宇，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，石评梅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，并且于第二年加入了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，成为会员中的第一个女性。之后，她又逐渐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在女高师任教的鲁迅和中国新闻界的先驱、中共地下党员邵飘萍有了交往，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支持和帮助。石评梅还同一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，诸如庐隐、陆晶清等结成志同道合的姐妹，特别是与中共早期党员、社会活动家和领导人高

君宇结成冰雪友谊、生死恋情，这使石评梅的生活、思想和情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。

1923年5月，石评梅在女高师修业即将结束，按照学校规定要做一次社会考察，石评梅同班12名学生和博物系同学，组成“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”南下江汉沪杭，考察这几个地方的教育现状。5月21日，她们一行26人离京乘车出发，沿京汉铁路南下武汉，再到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青岛，在济南结束考察后返京。一路行程，一路思考，一路收获。评梅无论是考察小学、中学、师范以及大学，还是参观工厂和名胜古迹，她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从关心民生、关心社会、关心国家前途出发，探寻问题、剖析利弊，发表见解，提出主张；评梅眼光独到，褒贬有别，切中要害。她在考察了武汉的几所学校后，对湖北的教育现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：“环境非常恶劣，上等有力的社会中坚人物，视教育是无足轻重。”“我以为湖北现在重要的就是小学教育，只有广设平民学校是唯一妙谛……官厅既不可靠，那么我们青年应该努力地做去。”同时，她还对教育的目的、校长的选任、学生素质的培养、乃至组织管理等，都中肯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。评梅以自己的专业才学，透过现象的洞察，触及问题本质，她说：“教育应影响到国家，便是中国存亡的问题。”她是一位有潜在教育理念的优秀人才，她热爱教育，渴望改革教育。

石评梅敬崇英雄侠义之士，在杭州特地拜谒了“鉴湖女侠”秋瑾墓。她认为，“这是女界的英雄”，并向秋瑾烈士墓“很恭敬地行了三鞠躬的礼”，表达了虔诚的敬意和继

承自强精神的决心。沿途的风景名胜牵动着石评梅的情怀，无论是气势浩渺的武汉三镇，还是南京悠远的明陵、秀美的莫愁湖；无论是水光潋滟，远山含翠的西湖，还是碧树红瓦、水天一色的青岛海滨，都让石评梅感到祖国河山的瑰丽壮伟，使性情得到了进一步陶冶。

为期一月的教育考察结束了，尽管评梅说给她留下的是“模糊的余影”，但无论从实践意义上说，还是从理论意义上讲，对石评梅这位即将步入教坛的才女来说，都是极为重要的一课。这一课，让评梅了解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基本现状；这一课，让评梅从中汲取了正反经验和教训，强化了革新教育的信念；这一课，更让评梅坚定了献身教育，“我们青年应该努力地做去”的思想。

1923年6月，石评梅圆满完成了女高师4年的学业，告别了母校，踏入了教育的殿堂。原本女高师许寿裳校长是要将她留校的，但当时北师大附中的林砺儒校长，十分看重她的“德性、技术、才干”，执意从许校长那里争了过来，聘她为女子学级部主任兼体育教员。从此，评梅便在北京师范附属中学辛勤耕耘了6年，这是她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，也是她最后的归宿。

石评梅刚到师范附中，住所是厂甸附近一处荒废了的古庙院南屋，这是师大附中租赁给部分教职员的所谓“宿舍”，评梅称它是“荒宅”。经过和好友陆晶清（原名陆秀珍，云南昆明人，1907年生。1922年秋考入北京女子高师国文科。1923年初秋相识，便与石评梅结下“深厚的相依为命的友谊”）一整天的收拾，面貌才稍有改观：“花色素